

一位中国工人回忆录

朱德兴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

一位中国工人回忆录

朱德兴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位中国工人回忆录 / 朱德兴著. —合肥: 黄山
书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5461 - 1472 - 9

I. ①—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朱德兴 - 自传
IV. ①K828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9967 号

一位中国工人回忆录

朱德兴 著

出 版 人: 左克诚

责任编辑: 余 玲 张月阳

责任印刷: 李 磊

装帧设计: 未 氓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 230071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电 话: 0551 - 5661327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5.25

字数: 150 千

版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461 - 1472 - 9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 一 章.....	001
第 二 章.....	016
第 三 章.....	032
第 四 章.....	047
第 五 章.....	057
第 六 章.....	068
第 七 章.....	081
第 八 章.....	107
第 九 章.....	114
第 十 章.....	129
第十一章.....	144

第一章

我名朱德兴,出生于1923年11月26日,现年86岁,是2008年3月16日开始写历史的。我家朱氏上代没有文人,没有传流下历史记载。

我家朱氏上代我们不清楚,只是听说女太太是陆氏,我们男太太就不知什么名字,两个太太的坟墓在陆家糟坊,现在坟墓也没有了,改成大路了,从此与上代断了根。我祖父是过继给五奶奶的,在那时有一份过继书,我看到过继书的,过继的名字是朱秀臻,我才记得朱秀臻是祖父的名字。我祖父朱秀臻,祖母董氏,祖父早亡。我父亲朱青山,母亲胡玉章。我祖父在我父亲五岁时就离开了他,我祖母那时才二十几岁,孤儿寡母过着漂荡生活,家庭寒酸,生活维持不了,终于带着我父亲改嫁到林家生活。我父亲也上了两年学,定亲胡家,因胡家无子,招上门女婿。当时我母亲年小未成人,父

亲于是到瓜洲学做炕坊。几年后回来招了亲。在胡氏门中时间不长,就回到故乡老坝头安家落户,据说在1922年砌了五间房子。我父母所生四子二女,长子朱德明、次子朱德兴、三子朱德胡、四子朱德本、长女朱桂芝、次女朱桂香。圩区经常淹水,老是受灾荒。我父亲一生做鹅鸭,养鹅鸭不太顾家,赌吃飘摇一生。家圩淹大水,家里无吃无用。他在地不问家庭,我母亲在家带着6个孩子生活,好不容易渡过几十个春秋。

现把家史停下,再说我外婆家一段历史。我外公名叫胡敬奎,外婆是陈氏,陈尚根是他侄孙。我外公是个知识分子,做风水先生。他是个有名的人物,受到地方人民群众的拥护,人称胡大先生。村里有打架斗殴的,请他去说话调解,他说得人家双方心服口服。他说话忠诚,会说有理论,大事说小了,小事说没了。有一天早晨,他睡在床上听见屋后有人喊:“胡大先生救命。”他忙起身披外衣来到屋后,看见一群人绑着一个人,就是被绑的人喊胡大先生救命的。他说:“你们众位,来到我家坐一坐。”众人来到家坐定,他就开口问话:“你们带的是什么人,所为何事?”其中有一个是乡约,所谓“乡约”,是旧社会地方主管治安的。这个乡约开口说道:“他是小偷,偷人家东西,今天被捞住了,送他到衙门去,处死他。”胡大先生开口说:“你们各位今天在我家里,我想说两句话,不知众位给不给面子?”众人说:“胡大先生只要说得对,还能不给面子吗?”胡大先生说:“在我看来,拿贼不如放。你

们把他送到衙门去，首先一顿毒打，打得寸骨寸伤，他能不恨你们吗？何必同他治仇呢，依我说今天将他放掉，叫他改正不偷。”众人说：“大先生说得有道理。”于是就地将小偷放掉，小偷就地磕了两个响头：“谢谢胡大先生！谢谢众位！”事情就这样解决了，众人也去了。

这个胡氏好景不长，他家四合院屋后有大桑树，笆斗粗，树冠长得大如车盖，树杈子伸过屋，树叶落到天井内，可以扫起烧火。我外公娶过两房妻子，第一人是汪氏，只生一女就死了，后续陈氏，生八男一女。他看风水有水平，阴阳有准。突然河东人家下一道通河涵洞对准他家堂屋中心，从此就坏了他家的风水。这一日堂屋中柱上发现一条大火赤练，从地面向上游到中梁，忽然不见了，从此我外公就得病，一病不起，不久就死了，亡年42岁。我外婆带着九个孩子过光阴，第一年死丈夫，第二年死长子，一年死一个孩子，八年时间把八个男孩子全部死完了，只剩一个小姑娘——就是我母亲。我外婆共生九个儿女，汪氏只生一个姑娘，我母亲排行第十，小名就叫小十子。我外婆成天就是哭，从我外公死后，我外婆无一天不哭。你说她一年死一个男孩子，怎能不哭呢？从外公死后，她眼泪哭干了，最后成天就是哀哀叹叹不住嘴地唱——你看死了丈夫后接连把八个男儿死光了，绝了后代，好惨呀。

我父亲到我外婆家招亲没二年，老坝圈圩了。我父亲把母亲带回了老坝老家，外婆一人留在老屋，外婆发现家内作

怪,堂屋板壁轰轰隆隆像鬼推房门,外婆就用切菜刀在床框上敲。最后不能过了,将陆石种田和庄房捧起来卖个光,卖田银子三分三,我父亲得一份,张锦坤得一份,我外婆留一份养老。张锦坤是我的大姨父,好文化,也是坏鬼。他把钱借给张舟余放利,最后一分钱也未要到,被张舟余骗了。后来老奶奶一个人住在她侄子家东庄上,租一间小土房子栖身,又住了十几年。死时没人知道。有一名叫李大的来我家送信给我母亲,说外婆死了,我还记得母亲哭的样子。当时母亲带着三子小龙去的,把外婆打场下田才回家的。从此我外婆家就告終了,绝户了,什么人都没有了。

小时候的日子,总的说就是“穷”字当头。我10岁这年秋天,有次父亲找来两个木工修农具,我母亲在锅上炒菜,我闻得香想吃也不敢开口,就是望着,我母亲看我不耐烦,就叫我父亲把我喊走,父亲顺手拿支竹篙子揍我一顿好打,我痛哭一场。木工下班了,我把砍下来的木屑子通通抱到锅前,打扫得干干净净,才吃晚饭。我什么菜未吃到还被一顿打,好不伤心呢!我12岁时,我母亲叫我下田栽秧,中间不上田埂,由早栽到晚。晚上要拔秧,到十一点才休息。上身没有小褂子,下身穿着小裤头子。晚上蚊虫在我身上叮,我就用手巾把在身上打蚊子,浑身是泥和水。回家睡觉时就把泥裤头摆在板凳上,早晨起来还穿泥裤头,什么时候秧栽完什么时候再洗裤头子。那时就这么艰苦。我到14岁才开始读冬学认字,一个冬天读了三本小书——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

《三字经》。第二年读长学,平秋就淹大圩了,家内没有大米吃,读书也就断了。如此读了两个半年书。

16岁那一年我苦不尽言。5月13日大雨,14日下午就淹了大圩。15日母亲找西庄龚鹤先,请他介绍,替我找个人家去放牛。龚鹤先说:“我姑娘家找人放牛,我明天带你母子到她家去看看。”到第二日是5月16日,我母子二人由龚鹤先带着来到王二辮子家,通过介绍就谈放牛的事,决定从5月16日起到10月下工,工钱六块。我母亲说:“王大爷呀,你再添一点。”王二辮子就增加了二角钱,也就是六块二角钱。于是我开始放两条大牛。天下大雨,我身穿蓑衣、头戴斗笠,大草绳勒住下巴。突然后面来风,斗笠托到胸前,大草绳勒住下巴,痛得要命。突然前面来风,斗笠托到脊梁,大草绳勒住喉咙,差点把气勒断,改不用大草绳了。前头一条牛将嫩草吃掉,后头一条牛就掠嘴吃田边秧棵子。王二辮子扛着锹到我放牛的田埂时,他总要看一下。有一次他看到田边秧棵被牛吃过,那时我正在小桥边吃早饭,他怪我放牛不注意,让牛把田边秧棵子吃掉了,在我头后甩两个握擂,打得我头昏了半晌。这两条大牛非常难放,野得无比,前头牛捉住,后头牛跑,后头牛捉住,前头牛就在那吃秧棵子了。王二辮子看到秧棵被牛吃了就要打我,我每天将牛扣下来都要打几鞭,牛被我打怕了。每天早上还要给两只牛洗澡,弄得我浑身湿透得很难过,要到九十点钟身上衣服才能干。

我家小庄子住在水晶宫,墙都倒了,还有三间屋槛在那

里,需要用铁丝子将屋柱带到树上使屋不倒。因无钱买铁丝,无法,我母亲和我哥哥一同到王二犟子家讨要我的工资。王二犟子坚决不付,我母亲同他协商才给了一块钱,是福建票子。我母亲也不知是什么票子,拿上街买一块钱的铁丝,人家按一块钱称来,给钱的时候,人家一看这钱是福建的,不能用了。因为福建失守了,被日本鬼子占领了。我母亲对人家说:“这一块钱还是我家孩子给别人家放牛的工钱,好不容易要来的,同你家店老板协商一下,请你收住。”那人无法,才将这一块钱收下。你看这个王二犟子多毒!此时已近秋天,割稻了,便叫我不放牛参加割稻挑稻把。他雇两个大师傅带他家儿子,大个子能挑,因为我从小没有吃好,个子很矮,不得劲。他家稻田稻把长得很深,我一头有三铺稻把,一担就只挑六铺稻把。起肩时扒着地用脊梁扛扁担,待腰直起才上肩膀,待我走到田埂边,他们已经走出好远了,我挑起来用跑才能赶上他们呢。一天到晚我累得要死。有一天晚上天上有一块黑云,王二犟子说:“今天晚上场要起,天上有黑云,夜里有雨”。大家说没有雨下,于是场未起。等到人才睡下,天果然下雨了,王二犟子喊大家起来推稻:“下雨了,大家起来动手。”他有两个打稻场,上一个下一个,一场打稻一场晒草,上场打稻下场晒草,下场打稻上场晒草。这天夜里把上下场都扫干净,把草全部捋好,我才想睡觉,厨房里老奶奶喊吃早饭了,睡不成觉了。香油拌饭我哪能吃得下去呀,就那样又下田割稻把,整一个夜未休息。七十米长的田,割一趟稻到

头,东方才发白,到八点钟回家放草吃早饭,就挑稻把了,每天如此。这日我就不能挑了,把空扁担绳带回家我就睡下来了,也不吃也不起床,睡了三夜也不吃饭。王二犟子给我搭脉说没什么事,过两天就好了。我睡了好几天,也不好意思老睡在他家,我说回家休息两天。结果在家过了十几日又回到他家那里,他家正吃午饭,我不好意思吃他家午饭,等他们大伙下田干活了,王二犟子说:“你来干吗的?”我说来忙的,他说:“你中饭没有吃还能忙什么呢?我家不要人忙。”我说:“你跟我把工钱算一下。”王二犟子说道:“拿过一块钱去了,还有什么工钱账可算呢?”当时我老实得不得了,不敢跟他说话,就是吃亏。

我家住在水晶宫两年,大水围门。我17岁那年还是大水,我家养的一条耕牛没草吃,我母亲同人家合伙弄船到高邮湖割篙草搭成篙牌,连拖带拉十几天才到家。从河里拉到圩里,再搭成篙牌堆在庄基边,每天夜里拿来喂牛。我母亲在高邮湖割篙草,日本鬼子来天长了。第三天,用大炮在北门城头对护桥一阵轰,把我家房屋的泥都震掉了。第二年春天,我母亲头脑发热把田和庄房捧起来一当,当给了耿志信家,当价1060元。三年不到我们就搬家到了蔡家河摇铃桥,从刘增兴家买了十二担稻种,租了一份田,又雇一个长工师傅老袁下了十担稻种。可自从老坝搬家那天起,天就不下雨。耿志信家以圩截水,不用人工弄水秧棵就长得好得不得了,秋收200担稻,重32万斤,发死了。而我一家在摇铃桥

却快饿死了,全吃胡萝卜,一粒米没有吃的。到冬天,我父亲回家带几个钱到大缺口赵金奎家买了一担大豆。当时当给耿家许多稻谷,我家却没有一个人能想起来同耿家借个三四石稻来家充饥,就光挨饿也不知到耿家借稻。我们正在困难时期,耿志信托徐有才到我家看到这种灾情,未敢说叫我家卖田。我们吃过田的苦了再也不卖田了。我们在刘增兴家又一屋坏了,不能住了,又砌三间荒竹屋,从划土基、砌墙、打架子,全是我大伯朱寿何干的,一分钱没要。第三年春天就离开刘增兴家了,这一份田无塘无坝望天收,一连两个荒年,还退他新砌的三间荒竹屋,走了什么没有。

在刘家庄上,我母亲到蔡河街替人家做针线活,二毛钱一天。在胡小道人家做的时间最长,后又到蔡河街。街东头有一座庙叫三元宫,庙里住的是二生尼姑,我母亲因为一生未修到好丈夫,我外婆吃斋礼佛,我母亲伤心之下也吃了长斋,与三元宫内的尼姑有往来,初一、十五去烧香拜佛,口中念着阿弥陀佛。这一日去三元宫烧香,巧遇到一个大胖老奶妈,来到我母亲跟前一把捉住我母亲手说:“你这个姑娘住在哪里呀,姑娘你挺会说话呢,能结拜我吗?”母亲说:“哎哟,奶妈呀,我家很穷。”太婆说:“姑娘你不巧言,今天就同我一块到我家去看看,同你干兄弟会会。”“干娘呀,我今天空手怎能到你家?”太婆说:“今天不要你买东西,我们不办礼。”母亲说:“你找个穷干女儿,你不怕向你家借钱呀?”老太说:“你就是借钱,你也会还呢。你今天就跟我到我家去看看,摸摸

门,下次就认识了,往来的日子很长呢。”于是母亲就同老干娘去她家,远远就看到她家庄园,屋后一个大竹园子有二亩田大,大竹子有膀子粗。来到大门前,抬头看前门上有对联写得明白,左扇门上贴的是“门对青山”四个大字,右扇门上贴的是“户绕曲水”四个大字。来到前屋里,抬头一看中门上也有对联,写的是“进中门一步前程万里”。来到天井院一看,四角方方,抬头看见堂门上一副对联是“堂上春萱并茂,庭前芝桂齐芳”,西书房大门左半边贴的是“书香门第”,右半边是“辅佐忠良”,东厨门贴的是“烹茶天上味,煮酒月中香”,正堂上挂的是“天地君亲师”,还有“六十华诞子孙贤慧”,左对联挂的是“银花报喜”,右对联挂的是“风烛生花”,佛柜上供的是张灶君,也有对联一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佛柜门贴的是“春安夏泰秋积冬藏”。我母亲一进她家大门,妯娌俩迎门接待,后面又是弟兄俩迎头来见。老干娘一一作介绍:“这是哥兄二人,这是你大嫂,这是你二弟媳。”来到堂屋坐下,大嫂忙抹桌子,二弟媳忙泡茶,递洗脸水,递手巾。到吃饭时间,孙男孙女一起上桌吃团圆饭。太婆介绍说:“这个是我大孙子,是大房的;这个是我小孙子,是二房的;这是小孙女,是二房的;这是大孙女,小名叫巧云子,是大房的。”正吃饭之时,来了一个小娘子,长得很漂亮,是东头二新娘子。天将要晚了,母亲要走,老干娘哪里肯放:“今晚不走,今晚在这里歇一宵,明天早晨用过早膳让你走。”于是又过了一宿。第二天早晨,妯娌俩在锅上忙了一早,吃过早茶,

这才放母亲回家。太婆说：“姑娘过几天到我家来玩玩，要经常来往。”大哥杨长富，二弟杨长高，大房儿子杨义珠，侄媳妇张彩云，人很漂亮。大约在十年后，我们的老大朱德明向他家媳妇借了几百元私房钱，张彩云要了好几年未要到一分钱。后来我们回到老坝，老外婆死了后，两家就越过越生疏，就这么失散了。后来解放了他家是富农，也受了不少打击。二十几年后，我在十八集电灌站，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到杨家去看看，到他家大门前看不到人我就坐下了。过了一刻时间，张彩云背着一篮草，她看到我吓死了，把青草背在肩上不知道卸下。我说，你把草放下再说话。她就放下，我说：“我姓朱，当年我母亲结拜你家奶奶的。”她说：“是朱寿山家。”并不太热情，我同她没有细谈就走了。此时又过了二十大几年了，更不知她家什么情况了。故事过去很远了，更没有记载了。

这年春天，我家在刘增兴家庄上住了两年。我大姨娘家有个二姑娘，小名叫小定子，嫁给刘庆佃家，我母亲和她往来。有天母亲来刘庆佃家就谈起家事，母亲说：“我家在那个坏田上没意思，想走也没有去处。”刘庆佃说：“这个南半边有一个小单庄子田很好，有塘有坝，十石种，要当价 1500 元。”母亲一听非常高兴，就请刘三爷谈，刘三爷说：“我谈是一句话，你准备 1500 元就是了。”我母亲回到我外婆家借 1000 元，我父亲回家带 500 元，正好凑 1500 元。刘三爷找王学深家就谈好这件大事情，母亲找张德庆写了田契，于是我们搬

了家。到新庄上开始种田,下秧,栽秧,秋收。在旺稻收后卖黄豆卖稻,把杨家借款还掉。

到第二年夏天,我该讨老婆了,东谈西谈总是谈不好,总是嫌人家姑娘长得不好看。我家田伏里有一面大塘,大塘怀里有个小庄基,住着一户江九元,外号叫江狗子。一日来到我家问我母亲:“你家老二人谈好没有?”母亲说没有呢。“我来同你家谈一个好不好?”母亲说:“那请你江先生。”因为他做道士,所以叫他先生。他说:“我先把姑娘情况讲清楚,我不隐瞒:这个姑娘人生得很漂亮,就是有个缺陷。姑娘妈妈原是他爸爸舅母。同他妈有关系后,他爸爸把他妈妈带走跑到了上海。这个姑娘就在上海长大的。他爸爸老弟兄三个,老大在人家圩种田,老三在金集成家,他爸爸是老二。日本鬼子到了上海,他爸爸把她母女两个送回老家,就是她伯父的家,他还到上海去上班。母女两个就住在他家过日子,时间长了就产生矛盾。他伯父家有个儿子叫王传如,比她小一岁,这堂姐弟俩发生了关系。她的大伯母很坏,想把侄女留住做媳妇,王传如已结了婚,媳妇就是没有侄女长得漂亮。王传如媳妇怎么办呢?姑娘爸爸跑掉后前妻气死掉了,她爸爸前妻生有一个儿子,叫王传章。这个孤儿就在他伯父家长大的,比王传如大一岁,没有娶老婆。现在他伯母想方设法把王传如的前妻配给王传章,使他堂姐弟结婚。他伯父正在害眼病,知道这个怪事一气之下把二目全瞎了,往上海写信说明情况,叫弟弟急速回来处理矛盾。她父亲知道

这个事情马上就回来了。她爸拿定主张决定给姑娘另找婆家。恰巧人家圩里做盂兰会,这个江九元在那里做盂兰会,他家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江九元说:“我告诉你家实际情况,你家如不嫌弃,我就帮你谈。”母亲说:“就请你谈,我马上再同他爸爸商量一下,征求他意见。”等我父亲回来,母亲把这事细说了一遍,父亲同意了。于是江九元到王家同她爸爸王全甲细谈这事,王家老弟兄什么意见没有,就请江先生周全。江九元又到我家汇报说王家弟兄俩同意了,母亲很高兴,就择定某日到蔡河街东三元宫庙里聚会。这日我父母和我三口来庙堂会亲,王家姑娘叫桂英的和王金科家大姑娘二人也来到三元宫庙里看人,一看双方个个欢喜,于是择日下礼,大小一起过,择定冬月十四黄道吉日结婚了。

这个丧门克星进门了,她是我一生的唯一曲折。刚结婚的时候关系很好,五年里她一人没有回过她娘家,要去也是我同她两人去,速去速回。第二年我家种田缺个小伙计做长工,雇了人,叫王文友。这个人大字也不识,大老粗一个,唯独王桂英就爱他。栽种全是趟靠趟,每日如此,很长时间。我实在看不下去,她在栽秧田,我把她叫家来:“你为什么要靠着王文友栽秧?”以后又过几年,在圩里老坝,我家两头代田,就雇了个长工胡长宽,他摆一扇门板在我们床面前,晚上才上床时王桂英睡在我床里面,我一觉睡醒时王桂英睡到我床外面来了。

后来,我家大家庭里弟兄分家了。我弟兄四人,我是老

二,老大朱德明,老三朱德胡,分住在酒店圩里,老坝住三个,朱德本住圩埂上。朱德明和我住一庄,他在东我在西,住两间屋,共分一石五斗种,父母养老田抽去五斗,我们夫妻还有一石种,一年只收十石稻,吃用不够,全靠做生意、养鹅养鸭过生活。这样一来我就在外多在家少,王桂英就自由了,一人随便去娘家,和王传如恢复了关系。我贩鹅鸭到上海一来一去都有十几天,我一不在家,王传如就到我家来,能在我家待个两天没人知道。有一次被我邻居耿老二看到了,我回来耿老二就告诉说:“你不在家王传如来的,头戴一顶小礼帽。”我心中有数了,她是不想过我的日子了。

我贩牲口往上海去,坐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同座位的,便交谈起来。我问:“这位客人是哪里人?”他说:“我是常熟的,请问你是哪个地方的?”我说我是安徽天长人,做鹅鸭生意的,往上海去。二人谈得很投机。我说我做鹅鸭生意不太高兴,做别的没有好门路。他说:“你到上海南阳桥买另布回家卖,不错,能赚钱,有的上称称,算多少钱一斤,有的按码尺,一码尺就是二尺五寸,那比土布价便宜的多了。”我就把他的话说记在心,到鸭行把牲口一卖,账一算,拿钱到南阳桥一看,果然有加工卖另布的。我看了几家店面,有家品种比较多。我就问他价格,开始查货,买了一百多斤。买一根毛竹扁担和弹绳挑着,当日晚上就上了火车往镇江而去,天亮到镇江,跟轮渡到大圩,上汽车到扬州,到富春饭店吃的早点——一碗肴交面,是白鳝汤下的面,非常有味,一块钱一